武林臨民錄

第二一冊

西泠印社

吳越論

康熙壬申秋越守李鐸奉調而知杭州越一年冬臘日政事之暇縱遊於西湖之上逍遙於雲林之間木葉脫而孤松出晴雪霽而朝霞紅攬郊原之勝槩察時歲之遞更東望龍山悵然興歎俄有老人蒼顏白髮扶杖躡屐自山間而來顧盻微笑謂鐸曰子何人斯何意不自適而心有所思也鐸曰予武林太守也勝地不常河山間阻昔時守越今則守吳瞬息之間已成往事予思越人是以歎也老人曰吳越不同地

而同民風俗不同宜而同化吳人之愛子不猶越人之愛子乎況子自守吳以來勞心苦思較越益甚吳民之愛子蓋惟寐忘之者也而子猶惓惓於越民何哉鐸曰夫越之爲地也山川秀靈人民聰慧與之言孝弟則肅而聽與之言仁義則跂而行雖仍從前叢脞之餘百事弛廢而振作一新俗隨而變吳之爲地也適當省會之繁民雜五方之性雖俗尚素樸而風近淳良然江東一望則疇昔之越終不能去予之懷也老人曰否否子獨不見夫西湖之水乎其清也則澄泓寒碧鑑照毫芒其惠也則布濩瀰漫潤滋千里人孰不知其清且惠者是以能擅勝古今垂名千載也且夫造物者化工之迹也往者故來者新前日之越今日之吳人生其間若白駒之過隙耳誠能以子之心行子之政則子猶是子也心猶是心也民猶是民也而又何吳越之殊哉鐸俯首思而唯唯應之曰然夫時勢之難易雖有不同而予之治越治吳之心無異也安知三年後予之思吳不幾同於思越歟老人振衣而起報予曰夫道若大路然惟子察之可耳

飄搖而去遂不知所往

勸賑序

竊聞豐歉之歲聽之於天補救之法出之於人今歲盛夏少雨秋值霪潦收成歉薄物力艱難閭里之窮民苦無餘蓄八口之生計日給難支際此嚴冬饑寒交迫啼號呼籲實可憫懷況將來時值三春青黃不接稱貸無路甑釜生塵其困苦饑寒必更甚於今日矣當今

聖天子嘉惠元元恩周四海

上憲痌瘝念切澤及閭閻鐸忝司郡牧身任地方

目覩民艱焦思心感痛則呼天而天不能雨金雨粟責實在已而已不能裹帛裹糧將藉口於救荒之無奇則問心自愧將思維於賑濟之有法則蒿目徒慟惟所賴仁人義士共念桑梓之誼各懷周急之心減富者百十分之一二救窮民數百口之之生靈在富者未必遠損而天道好還自有積善餘慶之報在貧者已獲更生而人心念德更深感恩戴澤之思起此日之餘生竭他年之胼胝則自今以後之年皆荷仁人義士之賜矣鐸守紹時餘

上等邑偶罹水災勸輸捐賑而紳衿士庶樂義多助竟有捐米至一千石者其餘或五六百石二三百石不等咸各量力捐輸共成義舉紹民得賴更生者皆賢士大夫之力也今杭郡當省會繁庶之區尤多樂善好施之士值此貧窮無告老幼啼號慈憫之心諒有同志惟祈各發仁慈踴躍捐助交相勸勉好義樂輸不特惠周鄉井見古道之猶存而積善之報亦自貽於後嗣矣統祈鑒此愚誠幸勿視同膜外民生幸甚鐸亦幸甚

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望日杭守李鐸具

思越吟

壬申秋八月予自蠡城調守武林至癸酉之冬則已兩更除矣回思昔日之景宛在目前而咫尺龍山杳如天末古人云浮生若夢不信然乎因茲偶感賦十詠以寫思

其一

今者歲方除年華倏再易流光等逝波吾心歎形役去越來吳邦江河成間隔吳地多勝遊湖山美雙璧頓言當日歡能無念疇昔恍惚目前景寤寐長相憶

其二

憶昔淑景新光輝麗元夕風物安康娛熙攘相遊息豐燈五夜懸歌吹喧以懌長虹度春橋燦爛蔡花白月明疎星稀空天羅翠碧綺席陳管絃流霞泛琥珀

其三

憶昔歲豐和春光滿城市衆鳥多好音百花放其蘂置酒以爲歡少長盈堦戺老人顏微酡兒童亦欣喜遡我平生志樂事無逾此遙望龍山崖盈盈天一咫

其四

憶昔山川靈人文挺英秀筆墨燦星光心胸羅錦繡寓目多琳琅高華良朴茂語落鬼神驚詩成風雨驟瓌瑋恣異觀曠懷藐宇宙此會待何年重聽笙歌奏

其五

憶昔春明時散步至阡陌量雨較陰晴綢繆同商畫婦子饁餉勤讓畔履疆場郊原無曠田禾黍多庭碩紅女有餘棉農夫有餘積沽酒慶年豐噴然膾魚鯽

其六

憶昔多餘閒亭榭生春草或命小籃輿或駕孤舟棹

探奇禹穴閒山色正淸曉蘭亭勝事多鑑水煙波淼
奇巖得縱遊踪跡窮幽討對酒挹前徽臨風懷賀老

其七

憶昔古大儒理學宗洙泗文成多事功朱子闡誠意
百代遡淵源六經窮奧義泰華鬱嵯峩後者孰能繼
斯信經術尊以德不以位至今兩大賢名祠留越地

其八

憶昔劉與湯儀範猶如昨瞻顏起敬誠素心傾葵藿
遺澤留人間聲名等恒霍別思縈淸秋幸携琴與鶴
寤寐企前修古人如可作仰首望蒼蒼靑天渺碧落

其九

憶昔退食時焚香坐庭內有客時過我與之同晤對
談笑見古人風雨度明晦舉行無偏斜佳言足銘佩
不惜罄中藏殷勤施敎誨悵然阻長江雲山鬱蒼翠

其十

憶昔初來吳登山望所之所之在何方乃在鑑湖滸
風景猶依人芳草盈蘭蕣一日感三秋歲月不我與
往者何蹉跎來者亦爾爾瞬息山川移誰能忘所思

皆

康熙癸酉十二月除夕鐵嶺李鐸題於武林之栖鶴堂

杭州府誌序

國家之傳信莫如史州郡之傳信莫如誌而誌與史實則互相表裏者也故郡邑不可一日無誌猶之國家之不可一日無史杭爲海內奧區名山大川甲於天下葢東南之一大都會也襟長江帶瀛海天目爲萬山之宗而天挺其秀西湖爲一郡之勝而地效其靈秦漢以來皆屬之會稽郡自是之後雖沿革不常要爲東南財賦之藪人民廣衆賦役殷繁其後宋室南渡建都臨安是郡遂爲京邑

城池日以廓戶口日以增宮室廨宇陵墓祠廟日以繁多歷世忠孝之士功烈之臣貞婺之婦詞章之客紛紛紜紜千百年於茲皆足以風世而勵俗英賢名宦之善政嘉猷良法美意足以爲後人之法則而楷模溝洫田疇徭役卹政學校禮制兵防選舉之大星野形勝祥異之分舊誌雖有成書而簡編多殘缺失次前刺史馬公增修其誌咸各彙爲一編使觀者易於考訂誠善舉也吾聞風俗與化移易務在因時而置宜後先雖有同揆寧不日遷而月異況我

聖朝王會圖書之盛光被四表要荒之外咸貢車書以備史臣之贊述矧茲東南重地兩浙名區豈容一日缺其紀載乎予也不揣謭陋書以見聞爰附其近事於編末庶後乎予者之源源相續不致委是編於草莽云爾

告

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二月望日光祿大夫知杭州府事加五級鐵嶺李鐸頓首拜撰

賑濟論

賑濟者所以濟民之急也民有急不得不濟所謂一民饑當曰由已饑之也然吾以爲饑而後賑者晚也不若無饑而先爲之備也饑而不賑者忍也其忍視百姓之顛連而莫之省憂也昔汲長孺先發粟而後奏請誠以民饑之不可緩也居今日而議賑濟之方則莫若捐資以給之矣然而廉吏之俸餘無幾饑民之爲數實多則一人之力其勢不能以給千萬人然則將設何法以賑吾民之饑哉是不得不勸同鄉之

富民以贍同鄉之貧乏彼富民者設或不好義樂輸以贍貧乏爲民上者亦烏得而强之則勸輸者不亦難乎曰無難也彼特不得爲民上者實心以爲之倡耳抑亦不見夫賑貧之所以安富耳誠得爲人上者實心首倡以爲其民則人之好善誰不如我爲官者念其民民獨不念其桑梓乎彼不能好義者僅知財之可愛而不知所以愛財之方貧民不保其命富民得終保其財乎彼見富民之害甚於貧民則不若稍出餘貲以恤里黨外有爲善之名而陰享太平之福

則賑貧所以安富彼曉然於上之人之爲我則不樂輸者誰乎所慮者身爲司牧不忍民艱而一人之耳目有所不足則勸捐之法不得不分其責於下之屬員以共勸厥事但特托一不得人則奉行不善未必不生多事之虞雖其利民者多而累民者寡然一涉於累民則亦非爲上之心所安也其法莫若親爲之勸而感激其好義之心其有不輸者則垂涕泣而道之開誠信以曉之使之感悟涕泣知爲善之可樂則自踴躍樂輸以濟困窮矣若夫既有賑濟之資則賑

濟之法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之也其賑濟之法奈何亦曰視其災荒以審其便宜而已矣蓋災之所被不一而賑之爲法亦不一彼災在一方者易爲賑而所在同災難爲拯其災在一方者所慮止於一方故設法而賑之也易所在同災者所憂不止一處故設法以賑之也難此必然之理也而其間更有難焉者則水旱之災異宜水陸之地不同也蓋水之爲災低窪者被之高原不被也視其所被之災設爲賑濟之法猶易也旱之爲災高原與下隰同病無不被之地則宜無不賑之民故難也水路則舟檝可通輓輸之力寡陸路則車牛勞疲運餽之力煩此水陸之分而難易之大較也若其賑濟矣而民不沾其惠此之謂名至而實不至則賑濟又奚益耶其名至而實不至者不過以食予民民領其食不問饑民之眞僞不察民間之隱情上曰予之矣民曰未受也由此而飽經胥之槖不知也由此而飽里甲之槖不知也甚者經胥里甲報名則索報名之費領票則索領票之費官坐法堂之中自號爲德政而不知經胥里甲則視此以

爲利藪矣其尤甚者經胥里甲以賑濟之米穀而予其所親之人其眞饑之民不予也貧民僕僕道途或數十里或百里匍匐而來空囊而去由是號泣而歸者有之其饑餓不能行枕囊而餓死者有之此非所以賑民實以殃民也其法莫如親臨其鄉而不使饑民有奔走之苦曉諭經胥里甲而不使之有需索之弊其有不法者就地民得以聞則經胥里甲有所畏而不敢又加之以察訪之勤防閑之密則奸宄無所肆其弊而貧民得均沾實惠矣又思饑民領斗升之惠其得以存活者所賴不過旦夕必使繼之續之量其可以待來作之收或可以待西成之望而後止焉庶乎餘生可以永保也其臨變濟急之要約畧可定者如左其處常則必勤勸耕桑俾百姓無失時之患務使佈種得宜耕耘有節晴則預防其旱霖則易洩其災未雨綢繆先時擘畫遇豐則有耕九餘三之蓄遇歉則不至有饑寒交迫之憂常視無急若有急則一旦有急而有備亦可無患矣又安俟夫遇急而後賑饑爲哉

皆

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四月望日知杭州府事

鐵嶺李鐸著

撫軍范公傳

范公諱承謨字覲公號螺山奉天遼陽人也博學强記精於文詞其爲人英敏沉毅忠孝出乎天性居官剛正廉明寬厚慈愛民有好惡視之不啻如家以故所居之地百姓歌思沒世之後頌聲不衰也年十七以世胄充侍衛順治八年歲辛卯應制科遂登賢書明年成進士授庶常讀書中祕猶入侍

內庭甲午

詔免扈從益肆力典文授弘文院編脩乙未擢秘書
院侍讀學士辛丑陞國史院學士戊申授都察院
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公雖久居
禁近素簡重然留心經濟於民生吏治莫不洞悉得
失其涖浙絕苞苴轅無請謁公移呈牒嘗積日不
批及一旦俱下利弊情形罔不悉中機要僚吏驚
以爲神所糾劾墨吏咸得其實一時皆望風解綬
由是政治肅清浙素多巨猾翼虎噬人公廉得之
置以重典間有逋誅者悉竄逸遠奔終公任無涉

里門者浙東衢台處三府多積荒沙礫患田十餘
萬畝正供懸逋荒戶多逃逸他郡有司受叅罰百
姓困征輸公私交敝公以蠲免之議力請於
朝浙西嘉湖自糧最爲民間重役計簿多參錯公悉
心籌畫條議減免兩疏俱報可辛卯浙西大祲民
幾聚萑苻爲盜公借帑金八萬乞糴吳楚米艘鱗
次而至舳艫相望其最貧者得附老小肩鹽以給
朝夕民始樂業安閭里爲善良人或規其沮鹽法
公曰此吾家文正公救荒法也其損於鹺政小而

利民甚大予是以踵而行之壬子冬拜兵部右侍郎總督福建兩浙之民號泣巷哭擁於車前者數百千萬車不得行乃乘深夜單騎啟關以去比至閩會耿精忠方欲謀叛憚公威望執禮甚恭公覘其言貌變異深爲憂之乃欲出巡海嶠赴漳泉簡閱鎮兵以遙制其後未及行精忠乃佯言海寇阻至請議事左右欲衷甲以從公曰衆寡不敵雖甲奚濟遂從容而行至則逆邸露刃蜂聚矣公知勢無還理乃挺身而前仰天大罵賊衆脅之不屈械繫幽室中公水漿不入於口凡八晝夜神氣愈壯自度必不能久始稍進杯水時巡撫劉秉政歸賊來說公降公以杻械擊之政狼狽仆地大慙而去公在幽繫前後七百餘日遇朔望雖被械必北向朝拜如平時繫時室無毫楮燒桴存炭畫壁上得詩文百餘以抒其愛國忠君之意其詞至深痛不可讀讀之者莫不憤激悲哀丙辰

王師破仙霞精忠以計窮歸順飾詞希免死慮公白其實夜遣逆黨潛來害公公方臥聞變笑曰今日

方畢吾事索
賜冠不得乃披衣露頂望
闕遙拜曰罪臣奉職不稱死遲矣乃從容就義一時
同死者自幕客至隸卒凡五十三人事聞
上大震悼遣內大臣哭臨其喪卹典槩從優厚親製
爲文以祭之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貞浙民
聞之莫不悲悼若喪父母焉
贊曰赫赫范公邦家之楨民殫征役賴公以寧民
嗟饑饉賴公以生穀我士女保我黎烝暨乎遷督
王命有程萬姓悲號擁車前行惟公之去乃殞厥身
鞠躬盡瘁以矢忠貞休光美實錫自
彤廷聲垂後世榮留古今夫豈邀譽夫豈殉名煩煩
簡乘炳如日星常山之節庶幾同馨

畜
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五月初五日知杭州府
事鐵嶺李鐸題于署邸之琴鶴堂

總督李公傳

李公諱之芳號鄴園山東武定人也慷慨多大畧精理學善屬文嘗好讀兵家書智勇深沉有文武兼綜之才其爲政清廉剛方內寬外嚴吏民驚爲神斷所至有聲專務以德化民以故民懷其德吏畏其威歷官中外自釋褐至鈞衡出入將相數十年未嘗見喜慍之色順治歲丁亥捷南宮初試婺州司李發嚴郡也當

國朝定鼎時敷被兵燹民凋瘵實甚公至自郡多設

方畧勤撫綏戢潢池綠林羣盜屏息屬邑之民有
饑饉流離者爲之設法賑濟一時民賴以甦發州
之南臨江掃溪土瘠形高歲多歉薄公爲之免其
徭役減其稅額定爲永例百姓多尸祝焉
先帝簡畀循良擢拜監察御史公於內外利弊靡不
洞悉苟可惠民裨國者莫不繪圖入告時
天子念東南鹽課侵漁公乃奉差往浙惠商恤民剔
弊興利商民不困而國用饒足超拜副都御史晉
少宰旣而滿漢鹺臣各持已見交章爭執
上以公昔曾視鹺兩浙特命訊理比及復命卽拜兵
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總督浙江文武時康熙十
二年也公至以剛正率屬以淸廉持已以惠愛撫
民以嚴肅馭吏有貪墨者輒自簡糾劾吏治肅淸
民心快之明年三逆變亂吳逆叛於滇黔尚逆叛
於兩粵耿逆叛於八閩八閩與浙爲鄰浙中土寇
四起皆與閩逆遙爲聲援客帥欲盡殲之公曰此
無知愚民也可撫不可勦乃以至誠招徠撫以恩
信降者輒釋不殺擇其才技可用者拔之行間後

亦竟收其效或疑投誠諸盜不宜置之幕下恐肘腋變生間諜易入公笑曰幾有推至誠於人而人有反側者乎卒不聽會逆衆引兵東下盡率其選鋒精銳并兵來攻衢州公曰衢兩浙之咽喉郡也衢失則兩浙不支矣隨親率師守之號令嚴肅兵無擾民者有一卒犯令輒置之法由是部伍帖然

公雖文臣嘗身冑矢石披甲冑提枹鼓爲士卒先日夜撫循三軍前驅督戰大破賊兵於仙霞

王師渡嶺逆遂狼顧獸駭納欵歸順進兵之際焚香爲誓不殺降者遠邇皆望風倒戈歡聲載道大勳得以奏捷閩疆得以恢復兩浙得以奠安者皆公之力也先自耿逆之變大兵南來羽檄交馳烽烟四警軍需機務日不暇給公以一人肆應畧無難焉自簿籍軍伍戰守機宜用兵方略摧鋒克敵啣陣先登其智勇謀謨鬼神莫可窺測以文臣而兼武備彷諸裴晉公之平淮蔡韓魏公之靖西夏無以過也意者天佑人國故篤生碩輔以保大定傾如公者揆之前代若合符轍是以

天子嘉其功績內晉大司馬陟冢宰遂拜文華殿大
學士公以大名之下不可久居致政歸里杜門謝
客
詔旨屢召不出也其明哲見幾若此公雖去浙宰天
下天下咸被其澤而浙人被澤尤多各郡多立廟
祀若桐鄉畏罍之民焉
贊曰桓桓李侯岳降神生載旆秉鉞元戎啓行式
是南土干戈底平厥猷赫奕厥功崢嶸旂常載績
鼎呂銘勳惟侯有成王心載寧出典機務入秉鈞
衡朝司合輔夕解華簪勢位寵祿不攖其心煌煌
史冊永貽令名
皆
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五月十五日知杭州府
事鐵嶺李鐸題于署邸之琴鶴堂

卻譽論

或問於予曰子大夫治越三年治行之績亦既行之而有效矣清風聞于朝宁惠政被于閭閻今者守吳又已二載惠政清風視昔尤著越人留去後之思吳人受膏雨之澤兩郡之民起溝中而衽席之者不啻以億萬計宜子大夫之快然于心而無不樂也乃遑遑朝夕感其心勞其形豈爲善之無窮期與抑何其不自暇豫也予曰天下之善爲之則日見其不足不爲則日見其有餘見以爲有餘善之所以不足也見

以爲不足善之所以無窮也人患其不爲耳安有止足之一日哉故予心之所以感予形之所以勞者予之分也夫民當饑寒凍餒困厄無告之日其所望于上者誠切而其情可悲苟不爲之計安全謀家室則鴟鵠之衆號呼慘愴將終不得有所沾被予心安乎是以濟其困乏憫其寒饑予之衣給之食非以爲譽也分也平日則教之以禮讓勉之以詩書端其習正其心非以爲譽也亦分也勸之以耕耨謀之以農桑恤其勤涤苦欲非以爲譽也亦分也譽之來也于我乎何有哉惟思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浩浩焉歸此心於大虛而已人之譽也實以滋愧智者所不欲焉然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古人又何心也

告

康熙三十三年閏五月初五日鐵嶺李鐸題于西湖之冷泉亭

郤勢論

天下有勢乎無有哉人心欲勢乎無欲哉無勢則公卿大夫之貴人何以羣然貴之也無欲則公卿大夫之位人何以羣然欲之也且得其位而貴者何以能驕人不得其位而貴者何以奔走而恐後也曰是所謂人爵者也人爵之貴帝王以之命德聖賢以之登庸忠臣義士以之致君澤民而行其平日所抱之道豈其不足以爲榮焉而必曰天下無勢人心無欲者亦知爵以人重而人不必以爵重也故孟子言爵並

稱天人取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之德而名之曰天爵取公卿大夫之貴而名之曰人爵然則天爵人爵果孰輕而孰重哉觀于此則勢位之不如道德也明矣而人之欲勢也又胡爲哉人之所以欲得乎勢者我知之矣不過曰宮室之美也妻妾之奉也所識窮乏者得我也我之所喜人必迎之也我之所怒人必畏之也嗟乎朝廷命官之意所以責之者何事人臣立身行道所以自命者何心草野生民所以屬望者何功之從而顧曰華其堂好其服多其奉恣其所喜恣其所怒耶昔孔子大聖周旋七十二君之廷而無所容而且逐于魯畏于匡厄于陳蔡其窮屢矣而爲萬世師孟子歷遊齊梁而不遇至今以亞聖顯道德之榮于勢位何如也故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予觀五羖大夫之相秦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不乘車乘不操干戈彼豈有勢位之念足以攖其心哉故能功名藏于府庫德行施于後世此無他樂道而忘勢不知相秦之爲尊也蓋道德之念重則勢位之念輕勢位之念輕則奔

競之風息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利不苟就害不苟去
卻人之所不能卻乃能人之所不能能也是以簞瓢
陋巷不殊數仞之高堂竹帛鼎鐘不改此心之恬淡
窮而在下則入孝出弟以正坊表立德立言以範後
世王公之貴不足以動其心也達而在上則正巳率
物以端紀綱易俗移風以回氣化利祿寵榮不足以
移其素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斯之謂
與

書

康熙三十三年閏五月初五日鐵嶺李鐸題于西
湖之冷泉亭

冷泉亭記

夏日舒長炎風正燠思得清涼之地以滌煩襟有告我者曰雲林之間有亭焉幽人所棲雅絶塵俗曷往遊之遂歷其所徜徉彌日塵襟頓舒乃枕石藉袖而臥甚酣豁然有朗曠之致仰而視之則蒼蒼者天也近而玩之則青青者林也傾耳聽之則泉流之涓涓也嶔崎嶄峭則怪石之瓌瑰也杳然陰翳往來莫定者則無心之雲物也山樹高而禽鳥啼山徑幽而猨狖嘯萬物熙熙各得其所逍遙乎此若夢若迷予其

仙耶僧耶樵耶予不自知而此山之爲何山此亭之爲何亭予亦不知也心爲之曠焉神爲之怡焉混兮其若虛茫兮其若失融融焉自有其樂而樂之所極則予又莫能言嗟乎人或百年而不得一日之樂或一日之樂而可以百年其遇不遇數也遇則爲出世之歡不遇則有負俗之累烟波之釣叟江湖之散人彭湘之漁父皆得乎此者也是以少伯有五湖之遊子陵有羊裘之樂彼自有所得于其心故能相從于汗漫也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又曰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今日之遊溪流可以飲野蔌可以茹烟雲竹樹巖谷禽聲可以賞心而快意予以非仙非僧非樵者忽焉而飄飄其若仙寂寂其若僧翛翛然其若山間之樵父則不能自言之樂又何可不以語人也爲記記之是曰西湖之冷泉亭

告

康熙三十三年閏五月初五日鐵嶺李鐸題于西湖之冷泉亭

湖心亭記

西湖天下之勝區也而領其大槩者在湖心一亭亭據湖之中環以碧水迴以青山秀絕奇麗恍乎蓬瀛遊者無間四時皆登亭瞻眺咸樂此湖之美夫是湖也豈獨以供遊人哉亦知昔時白香山蘇眉山之所以濬治此湖之勞乎二公之心蓋爲百姓與萬世之利而遊特其雅人之餘韵也當日政通人和廢修墜舉然後臨湖攬勝飲酒賦詩以觀斯民樂樂利利之象而民亦載遊載遨式歌且舞上下之心如相協應

故官之遊于此者不爲曠職民之遊于此者不爲曠業非以縱耳目誇浮靡樂而淫荒而怠也予雅羨西湖幸調繁武林得至其地雖暇日不常遊跡罕至閱二年而湖心之亭未嘗得數寓于目今者登其亭見汪洋千頃灌溉之利溥焉桑麻之植繁以茂焉芙蕖菱芡之屬視昔盛焉禽鳥之鳴其聲和焉稻粱之土無曠焉遊人之往來日希焉心竊喜之夫桑麻茂而稻粱肥則民之勤業可知也菓蔬繁而禽鳥樂則物之得所可知也遊人之往來日希則民不妄費而能務其本可知也有此三者予何爲而不悅亦何爲而不遊哉因思昔時香山眉山二公治湖之利至今民享其功可無一言以述其事乎後之攬者無視此亭爲遊觀之所可也

昔

康熙三十三年閏五月初十日鐵嶺李鐸題于西湖之湖心亭

放生池論

孟子曰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夫魚鼈之爲生也微亦甚矣而王道之始必及之誠以天地之生不可不爲天地惜之也惜天地之生而及魚鼈則仁之所被上逮飛鳥下及淵魚而鳥獸草木咸若矣乃發端者恒在此不忍之一念是以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遠庖厨所以長恩也由此一念而推廣之則凡天下之物其莫不當愛可知矣而況乎大于物者則有人焉由親而親則有五倫中

之人焉是以聖人因人性以立人倫明人倫以及萬物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心之所發即爲仁之見端第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則仁之所及者大他人有不忍人之心而不能大其心之所施則仁之所及者小然其有所及猶愈於無所及也放生之說吾儒未嘗言之其說蓋出於大雄氏而其意一以慈悲爲本慈悲者即不忍之念也夫此不忍之念所係至大其爲益於人至弘苟只其小不能見其大圖其近或以忽其遠是猶枝葉茂而本根微泉流清而源先竭也昔者有餽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反命而子產以爲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夫子產何愛于一魚而必欲生之且以爲此心之樂彼誠見其生不忍見其死也人能即以此心推之萬事萬物由其一念之仁至于無所不仁隨在行之隨事應之以愛物之心而求其本則可以知民之不可不仁以仁民之心而求其本則可以知親之不可不親因其端而盡其量由其發而見其微則人

無不被其澤物無不得其所而太和之風藹然宇內故曰知皆擴而充之仁亦不可勝用矣

皆

康熙三十三年閏五月初十日鐵嶺李鐸題于西湖之湖心亭

張宣公語錄序

聖賢之道傳于心聖賢之學傳于世世之所以願學聖賢者皆以聖賢之言而想見聖賢之心也故立言者必以聖賢爲宗而其要莫先于篤行有其行而後有其言言始可爲天下後世法後人讀其書如見其人乃知其人之所言者皆以已之所行告人者也葢學問不過知行之二端分途祇此理欲之二字能以所知爲所行則躬修皆實學也能存天理遏人欲則聖賢可循至也有宋自濂溪周

子河南二程子出而正學日以昌明得其傳之最正者莫如子朱子朱子之志同道合者無如張南軒先生朱子嘗定先生集四十四卷行于後世又嘗稱先生見識純粹踐履篤實其于大本卓然先有所見而後實有以獲其不能已者故其教人剖晰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其兩端而後止是以朱子集註往往于先生之說多所採擇則朱子之所以信先生與先生之所以爲先生者可知矣先生所著論語解孟子說學者奉爲典型爲古今理學宗

旨洵所謂羽翼經傳表章微言者也蓋先生惟有篤實之行以立言故其言足以不朽今後裔又輯其散見于集註大全者彙爲論孟語錄此皆經先儒之所採輯尤爲潔淨精微昌明洞達者賢裔不敢私爲家傳而以公之海內乃執書問序于余余嘉其不忘先德尤願其不墮先型且使天下後世之讀是書者人人咸得所宗以不逃其嚮往之志則聖賢之心傳大道與學者之授受師承不亦大有裨益也哉

省

康熙甲戌仲秋八月朔日吳越守後學李鐸頓首

敬題

重修張宣公祠堂記

古來理學之儒闡聖賢之微言明先王之大道漢唐以來代有其人而宋世爲最自濂溪明道伊川諸先生而後得淵源之正而集羣儒之大成者惟朱子朱子之所推重者惟張南軒先生一人先生以一代名臣爲一代大儒每經筵奏對必以誠正告君孝宗至動容悚聽有未聞之嘆孝宗之知先生者不可謂不深先生之於君不可謂不遇而究不得大行其生平之學至於除授外職退居閒軒

講學明理以爲後世師時爲之耶遇爲之耶吾求其故而後知非先生之學不足以建功立名也實孝宗之陽近正人而陰遠之是以不克有成功也噫儒者不得於君猶可得之於已行道立功此聽之氣運者也明道誠身此得之在我者也氣運不可爲而在我者猶可爲此先生之所以淵源於理學而純粹以精也先生祠向在尉司之下扇里萬曆甲辰錢令聶心湯移錢塘之方家峪百有餘年之間僅存遺址於蔓草荒烟之內而棟宇剝落已無餘矣夫國家以人材爲實而作人材以敦教化則在於崇先賢以爲坊表士知先賢以爲師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仰之誠在於人心則教化之行流於風俗矣予也守土於斯葺先賢之名祠修蒸嘗之殷薦誠以風示來茲啓廸後學也於是經營繕治更而新焉雖曰重脩實爲創始懷念舊德悠悠我心俯今思昔能不慨然杭之人誠能師範於先生企懷於名德則風俗人心之間不無所補云爾

昔

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八月望日知杭州府事

鐵嶺李鐸撰

萃忠傳序

日月星辰麗乎天江海河岳行乎地孤忠大節垂芳于古今其聲名之昭朗也亦若是有旂常以載之鐘鼎以銘之丹青以繪之國史以書之郡誌以紀之後之人孰不知之孰不傳之也哉顧其軼事逴逴散見于他說若稗官野乘皆得而傳述之故論語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又曰文獻不足故也是則吾能徵之矣在周有柱下史在商有守藏史孔子因魯史作春秋明百王之大法

褒榮華衮貶嚴斧鉞然亦博採舊聞廣蒐野乘未嘗有所廢而遺之也葢野乘之中有邪有正或爲君子之所深絕或爲君子之所節取葢所謂以其人傳不以文傳者也忠肅于公之孤忠大節前史書之詳矣郡誌載之備矣萃忠傳之稗史其胡爲乎來耶葢史誌之所載者大節則大書特書以表之細節則刪繁就簡以畧之若日月星辰之麗乎天若江海河岳之行乎地以之垂爲法鑒式穀後賢其體固如此也稗史之所載者大不遺乎宏綱細不遺乎日用使觀者燦若列眉易于覩記葢聞見確實紀載詳盡智愚賢不肖之徒咸得而通晰焉則亦似乎其未可缺也余涖杭訪前代忠賢之後得于氏子孫詢忠肅公生平軼事其後人取萃忠傳以呈覽余頗好讀史然不喜稗乘以其近于褒且俚也及閱萃忠傳則竟至卒編而不厭其繁若忘其爲稗史者觀于公之出處自毓靈以至定社稷受奇寃賜謚爵官子孫立廟建祠之事未嘗不流涕悲哀慷慨慘怛也其平日居官理政之事

皆可法可師其鍾靈殉節之時皆可歌可泣書雖近乎俚褻事實出乎至眞于公實古今之傳人則萃忠傳未始不可爲古今之傳書也後之覽是書者思公之鍾毓者何靈致身者何術澤民者何恩救時者何方經畫者何畧臨難者何勇贈恤者何榮悉其始末而恍然如見其人益恍然如見其心恍若與之羨牆寤對臨之在上質之在傍然後知間氣所鍾之英即古今不死之士正氣可以作山河靈爽足以感蒼昊庶幾頑夫可廉懦夫可立庸夫豎子亦可以感發而興起則是書之存亦足爲正史之一助而非凡爲稗史者可得同類而並觀也宜其爲君子之所節取者洵乎其不誣也哉

跋

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九月初一日鐵嶺李鐸

張宣公詩集序

宣公宋之醇儒也事功著于史册理學見于語錄夫何必以詩傳哉葢詩之所由來者始乎帝庸作歌皐陶賡歌上古君臣之泰交其遇合皆見之于詩八伯咸進所以鳴其盛五子咸怨所以鳴其衰西伯化行而關雎作周公負扆而豳風陳及其季也鄭衞有淫靡之聲齊風有傲僻之習賢者失志而後有簡兮之歌忠信見疑而後有巷伯之刺詩三百篇大抵聖賢之所以言其情也宣公當宋室

削弱之年內有奸權外有敵國人臣處此進不能如伊呂周召鳴盛一時退僅可立言著書以昭示來世雖學足以剖羣疑明大道究天人之奧窮性命之微然而志不行道不達其心有鬱結不平者故一托諸詩以寫其胸中之蘊感物興懷因事導意其詞溫厚其音和平百世之下讀其詩如見其人也聞之詩有正風有變風惟賢人君子之詩爲能變而不失其正後之讀宣公詩者思其遇見其心知其作詩之意不徒以詞章詩賦求之斯爲善讀其詩者歟

皆

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九月望日鐵嶺後學李鐸頓首拜撰

重修學宮記

國家建立學校爲興行教化之本所以明人倫而出治道厚風俗而正人心內而成均外而庠序其制一也杭郡爲東南都會地廣人殷山靈水秀名賢碩彥接踵而生鄉相士大夫蟬聯雀起後先輝映者皆以學校爲興賢育材觀成儲德之地較諸他郡相懸蓋尤殊焉

聖朝五十餘載文教誕敷暨乎海隅日出莫不蒸蒸向風杭爲兩浙觀化之首尤爲雲漢天章之具瞻

各都勝區之綱領也康熙三十一年秋予自越州
奉
命調繁來郡每朔望隨
大中丞張公後謁
先師廟廷又嘗與士子講藝課工見學宮頹廢大懼
人才放失儒教濶疎
大中丞公慨然言曰教化之行觀乎庠序今學宮
之蔓艸生焉茨棘茂焉宮墻之不肅其何以爲教
化先況釋氏以異端之教而創建易于崇隆室廬
爲庶民之居而飂搖必以葺治矧茲學校
先師之闕庭也先賢先儒之所隨而侍也報本反始
則
啓聖之祠在焉遡源及流則鄉賢名宦各有專祠焉
士子於焉而式化氓庶於茲而向風盛則爲菁莪
棫樸衰則傷城闕于矜今文明之運隆茂千古曷
可令學宮之頹若此遂捐俸爲倡而以成功專責
于予予守臣也責任在焉尤兢兢恐懼若不克勝
於是勉其力之所可能募其力之所不逮同官庶

寮咸各踴躍襄事不勞于民不役于衆工善而勤
材良而堅閱數月而厥工告竣輪奐新焉夫前此
十年大中丞趙公前太守馬公蠲金修葺曾幾何
時而已就頹圮今幸
大中丞張公敦崇學校鼓勵士風學宮規制已復
鳥革翬飛之概弟不知嗣是而後修之者又何人
也所賴嗣而葺之庶廟貌之常新即觀型之有本
而杭之風俗人心亦永被無疆之式穀則成人有
德小子有造予不能無厚望於杭人焉

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十月初一日知杭州府
李鐸領李鐸拜撰

唐三忠臣傳

余讀唐史未嘗不流涕太息於唐室之多忠良也於杭郡得三人焉曰尚書右僕射河南郡公贈太尉褚諱遂良睢陽太守贈荆州大都督許諱遠太子太師魯郡公贈司徒顏諱眞卿遂良字登善錢塘人貞觀中累官起居郎帝將有事于泰山至洛陽孛星犯太微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方告成岱宗而彗輙見此天意有所未合太宗深以爲然太宗欲觀起居注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

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未聞天子自觀史卒不可得又嘗論舜造漆器及太子未冠不可爲都督刺史皆讜言無隱帝甚嘉納時太子承乾愚不任事而魏王泰驕情當帝意禮秩如嫡帝有廢立意從容言曰方今何事最急遂良曰太子諸王有定分最急已後承乾以罪廢帝謂大臣曰泰昨投朕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傳國晉王者乎若必欲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而悟乃詔長孫無忌等與遂良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拜遂良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太子其盡誠輔之顧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爾毋憂高宗即位將立昭儀武氏爲后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遂良等入遂良曰太尉元舅司空元勲毋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奉遺詔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比入遂良曰皇后名家子奉侍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

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德音在耳臣何敢忘且皇后無他過不可廢明日入朝言益剴切終以死爭不少回撓置笏殿階叩頭流血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帳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帝中沮得免會李勣有異議遂立昭儀貶遂良潭州都督又貶愛州刺史以憂憤卒于官此唐室女禍之始也延及明皇親誅韋后宜其有鑒於前乃復以寵幸太眞釀成祿山之變使忠臣義士臨難捐軀守死不去若許遠顏眞卿眞其人也許遠鹽官人遠爲人寬厚長者明於吏治安祿山反明皇名拜睢陽太守適張巡拔衆至睢陽與遠合兵拒賊至德二載賊將尹子奇將十餘萬衆攻睢陽子奇敗詔拜侍御史子奇益發賊衆圍城城中食盡士卒多餓死遠殺其僮僕巡殺其愛妾以哺士卒人相食且盡卒無異心是時賊來益衆而援兵不至擁雄藩巨鎮者皆首尾觀望卒無若巡遠之出死力以捍衛社稷者賊復訛言曰唐室亡京師已易主矣時有議東奔以待援者巡遠相謂曰睢陽江淮之保障

也若棄之賊必乘勝鼓行而南江淮非朝廷之所有矣不若亦守以遏其勢則江淮猶可以完且率瘡殘之衆餓羸之餘以去千里遠行其可保乎卒不行未幾城陷巡遠俱被執語在巡傳時安慶緒在洛陽子奇縛遠送洛陽至鄜師不屈而亦顏眞卿字清臣其先瑯琊人祖昌仕鹽官因家焉眞卿博學工文事親至孝累官監察御史使河隴時有寃獄久旱不雨眞卿立辨之雨即至郡人呼爲御史雨遷殿中侍御史時楊國忠爲相畏眞卿之忠出爲平原守時明皇寵幸太眞以安祿山爲宮中養子祿山出爲朔方節度眞卿知其必反陽托霖雨增埤濬濠料丁壯儲倉廩日與寮佐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及祿山反河朔盡陷平原獨爲朝廷守明皇聞亂嘆曰河北二十四郡獨無一人義士耶得眞卿使至乃大喜曰吾不識眞卿乃能如是眞卿募士卒得萬人分部諸將慷慨誓師衆益感勵饒陽等五郡長吏各以衆歸軍聲益振賊方破東都遣其黨段子光以李愷盧奕蔣清首徇河

北眞卿恐衆懼乃紿諸將曰吾素識愷等今其首皆非乃斬子光而藏三首翼日東芻爲身以續之哭之極哀時從兄杲卿爲常山守斬賊將李欽湊等淸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眞卿爲盟主得兵二十餘萬以絶燕趙之衝出師千里大敗賊兵於棠邑爲興復唐室功臣之倡嗚呼偉矣後元載盧杞相繼當國皆畏眞卿之忠而盧杞尤欲傾害之會李希烈陷汝州盧杞乃佯薦眞卿往諭衆皆以爲恨眞卿毅然曰事不辭難臣之職也君命其可違乎及至希烈脅之以刃更脅之以坎逼之以火眞卿皆正色抗辭賊衆爲之奪氣賊知眞卿之終不可屈也復使閻奴害之僞曰有詔賜卿死眞卿再拜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自長安來奴曰自大梁來眞卿叱之曰逆賊耳何詔爲遂遇害死時年七十有八矣

贊曰吾聞乘人之車者載人之危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是以忠臣之心有死無二志士之節臨難捐軀方河南之直諫進忠豈非泰交之美暨乎易

后之諫事關宗社遠鑒未萌侃侃剛直之風何其
壯也若睢陽之守死於封疆魯公之抗辭於希烈
卿何其光明駿偉哉前媲美於子胥後齊驅於忠
肅杭郡多忠斯其爲垂芳千古者乎

昔

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十一月初五日杭太守
鐵嶺李鐸拜撰

重修四賢祠記

孤山之麓有四賢祠者祀唐之李白二先生宋之
蘇林二先生也康熙癸酉冬燬於回祿予與鼇使
郎公倜名祠之燬慶懼先賢之湮祀因其規制搆
堂而新焉夫四賢之出處不同功業亦異而同祀
於祠何哉葢四賢之不同者遇也而有功於民與
有功於名教則千百世以上與千百世以下若合
符節故可以坐論一堂也鄴侯與文敏文忠或自
刺史入相或以相外遷皆功名垂於竹帛利澤施

於生民而其治杭也或浚井以飲民或築堤以衛民或濬湖以利民故民之崇其德報其功者百世祀之如一日和靖以處士放浪江淮間歸結廬於孤山民亦祀之與三賢並是豈無說以處此也葢鄴侯以王佐才輔肅宗平定既亂入則爲天子股肱出則爲天子藩翰文敏以直諫不納匄外調思得尺寸之效以報朝廷文忠自學士乞外郡得知杭州賑饑而饑者食療疾而病者蘇遺澤於民者至遠又皆以水利爲萬世無疆之功三賢誠得志則行其道者乎和靖以處士守道不赴徵辟笑傲於湖光山色間以愧夫世之趨榮而慕利者其所謂不得志則獨善其身者乎後之人聞鄴侯諸賢之風當思因時以有爲毋貪華膴而忘事功聞和靖之風當思潔身以自善毋競進趨而敗名節知四賢之有功於名教皆所以有功於民則曰潛曰見之間夫固可以不論也夫

昔

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十二月朔日知杭州府

事鐵嶺李鐸拜撰

重脩范忠貞公祠堂記

忠貞范公撫浙功德被於閩閩自公去浙督閩殉節巖疆士民懷公不忘請於藩司石公爲公立祠於孤山與四賢祠並垂芳烈是時葢康熙二十三年也歲壬申秋鐸以紹守調杭拜公於祠慕前徽之未遠懷孤忠之芳躅勒石貞珉以紀其事慨然有仰止景行之思焉癸酉冬四賢祠火延及公祠並災於回祿夫以公之孤忠大節炳載青史豐功懋德遺澤人寰雖千秋百世之後猶將享蒸嘗之

薦爲俎豆之光豈僅區區十載之近爝火灰燼遽能燬其棟宇耶是天將崇大其居以美厥輪奐永垂芳型不欲使湫隘卑埤之室以久淹靈爽故有是災以告祝庶鐸與鏃使　郎公因士民之再請捐俸鼎建榱桷巨麗規制恢弘厥工維良厥材維堅崇垣峻牖輝映湖山庶幾峴山揮淚不僅悲於叔子之碑而棠樹輿思益企懷於召伯之烈也今告成爰紀言以壽諸石

昔

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十二月朔日知杭州府事鐵嶺李鐸拜撰

禳火祭文

康熙三十三年歲在甲戌十二月丁丑朔越十有五日戊申至二十一日甲寅杭州府知府加五級李鐸謹致祭於

火德正神竊惟

上帝好生遍覆萬物含生蠕動之類莫不欲長養而安全之況人爲萬物之靈民爲

國家之本則尤爲

上帝之所仁愛可知也然民非水火不生活惟

神職司火正其受

上帝之命以生斯民猶之司牧之吏受

天子之命以牧斯民也今杭城火災屢告被災之民

不聊其生夫小民終歲勤苦豐裕之家僅足以給

衣食窮困之衆不足以謀饔飧即使災害不生時

和歲稔猶啼饑號寒室家凍餒矧茲烈火焚灼棟

宇無存棲息之巢既燬蓋藏之物已空衣不能蔽

其身食不能餬其口仰無以事俯無以畜逃殘喘

於焦頭爛額之餘呼號莫訴乞餘生於魄驚魂散

之後慘目傷心雖或天災所致亦由人事未修然

揆之

上帝好生之仁必有悲憫而不忍者　神職司生民

忍令吾民之被災若此乎鐸爲民司牧愧無國僑

之惠亦無欒巴之術不得不請命於　神以祈默

佑爰是虔設醮壇敬陳忱悃冀自今以後永賴

神庥爲吾民弭災捍患庶百姓得安於衽席皆

神明之福庇於無窮也謹告

踏勘越郡塘閘感贈諸父老

憶昔剖符涖東揚三年爲政歲月長名區黎庶古遺直風俗敦厚民醇良龍山佳氣日鬱鬱鏡湖碧水流湯湯訟庭閒寂滿春草郊原禾黍肥秋粱齋裏鳴琴和以靜堦前舞鶴翺且翔顧慚亦德忝司牧從容隨俗無非常

聖恩優渥寵異數特調越守往守杭爾民愛予不忍別臨岐號泣增徬徨蒼黔戀戀予亦悲不覺淚落沾衣裳江干一別歲三易吳山越水遙相望錢江

盈盈衣帶阻我懷默默神情傷茲復重遊來故郡
宛如夢入華胥鄉老人喃喃坐來曲兒童躍躍喜
欲狂爐焚寶篆烟氤氳用匪冥鏡光照別時行
悲見何喜歡極悲生益悽怜裏帷公詩作銘佩弓
爾安分無他方裕後光前思孝友尋衣覓食惟恭
桑貴在詩書尊在禮德之根兮所之堂贈言更
無多語一閱長歌酒數行

書

康熙三十四年五月元日李鐸題

重脩于忠肅公祠墓記

自古有經濟者未必有經天緯地之經濟有功業
者未必有再造社稷之功業惟天地間氣所鍾之
偉人而後有天下後世不朽之功烈在治世則爲
良臣在亂世則矢忠節非反經以行權其達權正
所以守經也有明當正統之間王振弄權國祚傾
覆中外無主人心洶洶當此時幸則爲東晉南宋
不幸則竟以覆亡懷愍徽欽之事且立至矣
忠肅公以一介文臣定大策建大議謀謨廟堂決

勝千里使挾君者不得肆其求間諜者不得乘其
隙人心已去而復固社稷已亡而不亡使非其精
誠足以格天地忠義足以激三軍吾恐智名勇功
之士未有不當之而色沮者也惟公以扶危定傾
之才濟其鞠躬盡瘁之節炎然於社稷爲重君爲
輕是以能弘濟艱難中興家國安九廟之神靈拯
萬民於塗炭抑南遷之安議[illegible]之刑息矣練
京師之甲兵則根本之地固矣散運倉之積粟則
糧不齎从敵矣誅逆閹以安衆心起夙將以治軍
旅而皇皇京邑屹若泰山矣使之進無所求退無
所得挾天子如挾一夫而邀求之望絶矣然後鑾
輿得歸邦家再造在公之心固生可以享不世之
榮死可以瞑九泉之目矣厥後兩宮之間調停備
至而章疏輒留中不發公固無如何也爲公者豈
不能一死以諫而又懼彰君之惡故屢疏乞休卒
之石亨徐有貞等賣公以求功此所謂小人之尤
必害君子而後快也暨乎公以寃死而陰霾翳天
感動蒼昊號泣士民西湖水涸哲人其萎在公之

心惟知社稷豈知有身死難死寃皆所不計固不知有雪寃賜爵建廟立祠之一日也迨其後玉音褒祭有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之言則知生榮死哀不特萬世之人心慕之而已敝之君心亦能悟之也杭城素多忠節若陸宣公許忠烈輩未易更僕數或以祠廟存或以里居著或播芳名於後世或享禋祀於千秋而于墓于祠獨能與岳墓岳祠而並烈于也既新岳王之祠墓復爲繕治于公之祠墓誠以嚮往之深故不辭經營之力

祠向在墓之前卑隘頹圮不稱於神居且其基址狹隘不足改爲乃營治於故祠之右厥地平廣厥位面陽良材嘉木視昔巍煥後增寢堂爲啓忠祠祀于公父母及後世焉墓故有土塋七荒蔓蓁蕪今倣於岳墳規制朗然開暢不特使忠孝大節千古昭垂亦將大啓于公之後昆也嗚呼孤忠大節古今同悲後之人與我同志繼而新之則庶幾祠墓之恒如今日也夫

昔

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八月初一日知杭州府事鐵嶺李鐸稽首拜撰

遊還賦

乙亥仲秋八月初吉予守杭三年維時民物熙恬賞心多悅顧而樂之融融洩洩遂與客泛舟西湖壺觴畢列緬山色之凝烟覽波光之澄澈客慨然有懷起而言曰昔蘇子赤壁之遊前後兩賦文瀾壯濶書鑄碑碣與天地而長存不隨世而泯沒今者遊還徜徉無異疇昔事不可以不傳文不可以有闕矧茲西湖蘇子之所遊也武林蘇子之所帥也蘇堤六橋蘇子之所創建而貽民以安佚者也

今日之不忘前人亦可使後人之無忘今日乎予
聞而仰若有所思俯若有所失自得之懷亦恍然
而曰不可以不述予觀夫大塊之爲物也載人以
形勞人以生百年瞬息古今旦明懷千歲之憂者
不知凡幾而得逍遥之樂者曾無數英予有所得
足以怡情請畧言其梗概爲諸君之解酲予自壬
申調守三年會城案無宿牘事無紛更吏人晨散
鳥雀晝鳴訟非不理而簡刑非不用而清追呼不
急而正供以裕夜戶不扃而犬吠無驚自問則難

云既效安居惟素位而行或課多士之絃誦或勸
農人之耦耕或肩輿而遊隴陌或小艇而泛澄泓
拜前賢之祠宇吊孤忠于九京既遇景而盤桓亦
隨時而泰寧堦前之芳草足玩簾外之禽聲可聽
邀明月于天際聆清光于戶庭自得如此又安敢
與蘇公比衡哉客曰善夫樂也吾不能名乃舉觴
而賦清風之曲歌曰風蕭蕭兮冷復清我衣可掇
兮我袖可盛太空無物兮何能盈予曰已矣歌停
聲矣曲既終而人散見數峯之青青

昔

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八月初一日武林太守

李鐸著

逍遥論

客從予自西湖而歸觀予逍遥之賦稱快者久之因謂予曰子之守越也所法者劉湯所矢者清惠予觀于子三年之内終日勞勞而未嘗逸也兹者調繁又三年矣子之潔巳猶是子之惠民亦猶是而子之勞逸則異是意者子其學蘇白而不學劉湯耶抑豈劉湯之無異于蘇白耶何民之稱子者亦以清惠也予曰客之所云者得毋以吾今日之遊而有是言耶其譽我耶其將有以規我耶予聞

昔者劉公之守越也越人至于道不拾遺民耻獄訟及徵入爲將作大匠處黨錮之變而正色立朝宵小不敢目之爲黨人其學問何如立身何如也則淸之一字其不足以盡劉公也明矣湯公之守越也身衣布素外服皆先人所遺始終淸白未嘗以廉自炫美政未易更僕數而三江一閘實爲萬世之利其功業何如其行已又何如也則惠之一字其不足以盡湯公也又明矣若夫白公蘇公皆曠世之賢人也白公以進忠不納而匄外蘇公以不合安石而外調其政績之在人者白公則築堤捍湖復修六井之利俸之所入悉留于官何嘗不淸何嘗不惠也蘇公之利則又廣矣賑饑以活民療疫以甦民其惠民之永且遠者濬湖築堤開茅山鹽橋二河至今民賴以便又鑿慈浦漕河以避浮山江潮之險其貽惠于民尤深非淸正之士而能如是耶盖自古淸者則必有惠惠者未有不淸二者非分而二之也一而已矣安在蘇白之異于劉湯劉湯之異于蘇白也予也雖築閘塘以祛越

郡之水而惠民者不若湯公遺惠之大則何敢以言惠自矢潔巳而移風易俗使民沐浴歌詠者不若劉公遺愛之深則何敢以言清賑饑療疫未嘗不竭力爲之而不若蘇公白公之效速而利普歷久而不衰則清惠之聲固巳受之而多愧矣又何敢自比于劉湯自比于蘇白哉若乃逍遥自得與百姓同樂于雍熙此固生當堯舜之世分所宜然故聊適吾性情在越又何嘗勞而在杭又何嘗逸耶子之譽我則過矣子將規我則我不敢以不從客曰鄙人不敏敬聞命矣遂唯唯而退不復有言

昔

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八月初一日武林太守李鐸著

宋四忠臣頌

自古忠臣義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非闇於時而昧於勢也誠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以留萬古之綱常於不敝也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當宋之亡德祐已降於元矣覥顏屈膝就瀛國之位而辱社稷其臣子利君父之難而不顧擁大鎮强兵而生降以圖富貴若劉整呂文煥輩者又

比比也其行與禽獸奚異使是時而無孤忠大義之人以維持天地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矣若夫城亡與亡死節不屈若姜才李庭芝陳瓚黃俊洪福李成大楊霆江萬里苗再成宋應龍十百諸君子不失事君致身之義已有足多者而況艱難百折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若文信國張越國陸樞密謝招諭諸賢者乎諸賢於德祐之降豈不知天意已滅趙氏而顧乃奉區區之二王東西奔竄航海梯山一君亡復立一君以忠義號令四方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沉家亡族而不悔雖人心尚思乎趙氏不忘列祖版圖休養之恩亦諸賢忠義激烈之氣有以感發而奮勵之也當元兵未入宋疆以前賈似道要君誤國之際得文謝張陸諸賢有一人以當國宋室可以不至覆亡嗚呼世亂而後知忠臣知之則已晚矣逮夫伯顏進逼臨安而後下勤王之詔赴援者惟鄂州守將張世傑以義勇勤王者惟江西安撫副使文天祥而宰相陳宜中又疑世傑而易其軍忌天祥而踈其議則

是世亂而忠臣猶不見信於時也嗚呼尚忍言哉
然而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
事諸賢其審之素矣陸秀夫於播越流離之時儼
然正笏立如治朝以繫人望其有曰度宗皇帝一
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成一旅中興者今
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
可爲國耶蓋儼然倣靡事少康之心焉及夫崖山
之死抱帝同溺而曰陛下不可再辱何其明於國
君死社稷之義耶謝枋得遁入建陽蓋隱然爲亡
宋之碩果忠於所事孝於所生其以嬰杵之存趙
自命則生死之先後異而此心同也昔張弘範招
世傑世傑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弘
範强天祥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
叛父母可乎又貽之詩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
丹心照汗青可謂明於死生之義矣成仁取義又
何負焉諸君之死雖無救於宋亡而萬古之綱常
賴以不壞與商之伯夷叔齊爭烈可矣

皆

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八月十五日鐵嶺李鐸

撰

重建演武廳記

我

朝定鼎以來四海之內喁喁向風天戈所指莫不臣服若崩厥角惟恐後時順治三年

王師下浙江神效靈沙漲錢塘潮汐不至者三日大兵馬涉以渡考諸典籍亘古未嘗有也沿海諸郡皆驚百靈之助以識天命人心之歸遂不折一矢悉爲平定焉

國家顧念浙江省會爲江海籬籬東南衝要當閩越

之咽喉爲水陸之都會設立禁旅重兵以彈壓疆
土凡以安社稷而衛生民保封疆而固金湯其爲
億萬世無疆之計恩至渥而慮至遠也順治十六
年乃
命將軍柯　鎮守兩浙顧以爲禁旅所處不可無訓
練簡閱之所擴其教場臺址建演武廳以建旄駐
節歲久頹圮康熙十五年鎮浙將軍馬　重爲修
整時以逆變初平諸務從儉損舊制三分之二焉
康熙二十八年鐸奉
命守紹三載之間自揣奉職未稱夙夜兢兢蒙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念係舊臣之子
特命調繁省會鐸受
命感激愧無寸長報
國恩于萬一凡利害之關于民者敢勿竭蹶效事是
以於古之孤忠大孝足以風勵臣節厚民風俗者
咸不憚拮据以修大中丞王公顧謂鐸曰演武廳
爲師旅訓練之所事亦關乎民生爲亟修之鐸曰
是守臣責也敢不奉教于是于傾圮無存之中量

度始創舊制經營庀材僱募夫役凡茲興作毫不
敢累諸民間凡旬有餘日而厥工告竣士卒咸踴
躍以喜曰自吾將軍查公蒞鎮兩浙號令嚴明賞
罰必當予曹之感戴有日矣而大操小練露處視
閱吾士卒之心其何能安今郡守建大觀堂以駐
麾節實諸人之願也曷記之以無忘今日鐸曰唯
唯鐸思演武一廳爲觀瞻所繫是軍政之所以施
也軍容之所以肅也人材之所以出也　大典之
所以賓興武備之所以修飭也當茲
聖天子雍熙太和之世天保治內采薇治外文武協
和萬邦綏履所以宣德意而修武備者莫不仰體
皇上之心是以兵益精勁民益阜蕃兵民相安百姓
樂業守土之臣寧不與有榮焉茲因廳成遂書其
言以紀之

告

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八月十五日知杭州府
事鐵嶺李鐸撰

重修會議府記

朝廷設官分職建牧立監以熙庶績而蒞萬民誠重乎其任也然設一官必置一署自方伯連帥以及守令丞尉有官則必有署署者所以居官也夫有分任者官司之守有統同者協恭之義故各自爲署而斷大事舉大禮者又有會議府焉會議府建自

國初爲習儀拜牌議事行禮之所凡禮有合乎大典事有關乎軍民者皆于會議府行之所以尊

朝廷而重其體集衆議而得其公也由設置以及于
今五十餘年矣棟宇頹于上瓦礫積于下垣牆卑
隘其係于觀瞻者不稱夫行大禮尊
君也天威不違顏于咫尺雖京師千里而臣子對揚
之誠其敢隕越于下乎斷大事勤政也軍民之務
于是乎總其成雖庶務紛紜而官司職守之嚴其
敢戲渝于上乎則會議府之修其可不亟亟耶爰
咨于衆詢謀僉同廼鳩工而營治之不越月而竣
自是聽政有堂庖廩有次官司有舍觀瞻壯而民
不勞耳目新而工不怨則是役之成于政未爲無
補也夫尊
朝廷以盡臣子之敬勤政事以修臣子之職俟庶子
來士民感悅一事而數善具焉矣是安可不記其
事以垂後也于是乎書

書

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八月二十五日知杭州
府事鐵嶺李鐸撰

重修岳武穆王廟碑

天地之所以清寧于萬古者恃有正氣以維持之也正氣之行乎天地至大至剛而配之者惟義與道其爲氣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茫乎不測其畔岸在臣爲忠在子爲孝天之經地之義人之極有是則爲人無是則人之道或幾乎息矣是以古今來聖人以之設教賢人以之立身故忠孝相傳世世咸有而至忠至孝則古今不多數人惟漢之關夫子其忠義貫乎日月靈爽耀乎乾坤凡舟車

人力所至天覆地載之區莫不尊親者
關夫子以後則惟宋之
岳武穆王一人王之孤忠大節炳炳千秋雖三尺
童子皆能稱道而人之瞻王之祠拜王之墓者莫
不流涕悲哀髮立神竦則知王之所以啓後世子
臣之忠孝者直可與天地同其久長也予昔修王
之墓併建啓忠祠以祀王之父母庶幾忠孝之風
使觀瞻者有所感激今年秋修
忠肅于公祠墓以其祠址宏敞乃營治于右以壯

忠孝之氣今雖已更新而王之廟逼近于墓殿庭
猶未整肅棟宇爲風雨所摧零落殆半王之神像
金碧弗鮮瞻拜之餘流汗浹背退而自慚缺失更
募爲重新之復建東西兩廡爰肖烈文輔文二侯
之像以從祀焉竣工之日士民咸曰休哉忠孝之
芳流于萬古世世常新蓋如此矣爲臣曷可不忠
爲子曷可不孝不忠不孝則何面目以入王之廟
嗟乎人言若此則嚮慕之心可知矣栖霞之麓三
台之陽兩忠相望後先異而拜于其下者咸知忠

孝之奮發則均之所以垂法萬世也後之修王祠廟者奚患其不有同心哉

皆

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九月朔日光祿大夫知杭州府事加五級鐵嶺李鐸薰沐敬撰

新建宋文丞相祠堂記

自古孤忠大義之士建大節立大名者皆足以維持乎世道輔翼乎人心不以成敗利鈍論其人不以前古後今異其事其心同則其績同而神且靈者亦無弗同也在地爲河嶽在天爲日星要之留天地之正氣維宇宙之綱常守聖人之名教斯千古仰之爲泰山北斗矣

信國文公宋室之孤忠也志在社稷行合春秋臨難委身百折而不變其氣可以作山河其誠可以

塞天地世傳忠肅公即文丞相後身其說雖爲微
渺然觀其殉國之忠與被禍之慘則彷彿似之矣
忠肅公祠舊在墓前予以其頹圮卑隘乃營治于
墓之右始復巍煥而墓之前豁如也左有隙地可
建一祠予思信國文公果爲于公之前身建祠以
祀文公則于公固樂得而嘉予之也況文公之孤
忠大節與于公同文公之鞠躬盡瘁亦與于公同
即不爲于公之前身于公亦必樂得而嘉予之也
或曰于公杭人墓在杭故祠亦在杭文公江右人

也墓在吉州今之建祠得毋與于公異乎予曰不
然建祠立祀以神靈也風世勵俗以忠貞也大節
所垂大名所播千古同也即合祀于一祠同堂而
晤對未始不可也夫山川之秀鍾毓聖賢風俗之
淳賴乎教化祠先賢之神靈貽後人之式穀寧非
今日之先務哉

昔

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九月九日鐵嶺李鐸稽
首拜撰

祭錢塘江潮神文

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十月庚寅初一日浙江杭州府知府加五級李鐸謹以香楮幣帛少牢剛鬣之儀致祭于

江潮百靈之神前曰嗟乎惟

天地覆載萬物惟

天子仁育兆民授土分職各有典司幽贊惟

神治明惟吏幽明之故如影赴形庶事未康厥咎在吏機祥災異必告諸神理固然也錢塘江南發

萬山之源北注瀚泓之海潮汐有時日必再至千
支刻漏不爽毫鋩非神靈之主持孰使之不移于
寸晷哉自古迄今江塘多歷年所梁開平四年
武肅錢王始築塘岸而生齒之繁茂甲于東南閭
閻之盈寧延及百世何莫非神之賜也今年八月
秋汐大至潮沸山立聲如雷鳴衝決江岸居民溺
其廬舍商旅困于舟航鐸忝司牧之官蒿目風波
之異慘怛憂傷莫知所措悲號涕泗無術以拯民
之災躬率吏民虔申祈禱乞靈于神聖之慈默佑
以救民之患竊思神受
帝命以衛民猶之鐸受
君命以守土鐸以生民之休戚爲心神以生民之康
阜爲庇則泛濫汪洋之患鐸之憂而亦即神之憂
也鐸以愚昧故禱祀而告諸神神以靈顯必禦災
而捍其患惟祈水潮亟退風波不警泛濫早息故
土復還生民得安其命廬舍得復其居保田禾于
無恙便商旅之往來庶幾人事勞而天工逸克副
帝德之好生

君心之慈愛則神之所賜不既多乎敢瀝丹誠虔恭
上告

潮決江堤告祭伍相國文

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十月朔日知杭州府事
李鐸謹致祭于
周吳相國伍公尊神之前而言曰惟神忠于爲國
孝于事親復讐雪耻英靈如在浩然之氣乘波濤
以往來而素車白馬常在江潮瞬息間也錢江之
潮神實主之民惟神庥是賴以得永安盈寧自周
歷今幾三千載神之靈應既已赫矣民之蒙福亦
已至矣萬姓瞻依而仰庇有司歲時而告虔神之

鑒佑于下民不啻天地之爲心而父母之慈愛也
不期今年八月秋汐洶湧波高如山沸聲如雷崩
塌江岸潰決堤防廬舍田禾淹浸漂溺居民悲泣
行旅咨嗟　鐸忝牧茲土覩此異患憂心慘傷蒿目
而無以救用力而功難成竊思錫極降祥惟
天地生成萬物弭災捍患惟神力足以回
天敬竭愚誠潔蠲祈禱與神靈佑我蒼赤使潮退而
波平自今以後永息風濤之患俾百姓物愛心臧
桑麻樂利則被澤之深神功其曷有極耶謹告

祭宋文丞相文

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十月庚寅朔越二十一
日巳酉知杭州府事李　鐸謹致祭于
宋右丞相信國文公之神前而言曰聖賢之業道
德事功名教所重孤忠大孝秉彝之性皇降之衷
厥賦均也衆人由之而不知豪傑慨然而自任立
功名于舉世不立之日振忠義于邦家多難之年
以太虛之浩氣還之太虛以天地之大經留之天
地百世之下聞者莫不感歎而欷歔矣惟公生當

叔季任荷肩鉅憫宋室之淪亡志扶社稷痛人心之陷溺身植倫常一君亡復立一君忠存趙氏喪既歸母喪亦至孝感蒼天精氣上爲列星英靈遍乎河嶽矧茲臨安南宋之畿甸也公之魂魄得毋惓惓于此都乎鐸守杭三載始搆堂而奠焉神棲有所丹碧輝煌潔蠲致祭用申告虔嗚呼世逾三代年歷四百忠孝感人古今一日容肖其生神來其室瞻像凜零聞風太息於萬斯年永亨無斁

祭于太公啓忠祠文

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十月庚寅朔越二十一日巳酉知杭州府事李鐸謹致祭于

明贈少保兵部尚書于太封公之神前而言曰義莫重乎君臣情莫親乎父子傳家有經世之學斯治國有濟時之功故移孝可以作忠家庭不異朝廟也惟

贈少保于太封公太夫人篤生少保公天植忠孝爾時仔肩定邦家之多難安社稷之傾危盡瘁鞠

躬忘身殉國生爲碩輔沒爲明神府尹公純孝性
成恪勤官守白父寃于九重回宸聰之萬里家庭
之間無美不備誠古今之所希故能曠百世而相
感也鐸自調杭以來欽崇瞻慕深于厥衷爲新少
保公祠修築塋墓深思木本水源之義爰建太封
公太夫人啓忠祠于後寢俾後人知敎之起于家
庭而情之篤于父子故并祀少保公公夫人及府
尹公夫人皆配祀焉然鐸竊因之有感矣憶鐸自
六齡喪母十一喪父及今受祿不得躬奉二親之
甘旨此鐸之一悲也今二親之喪俱葬完縣繼母
十七而矢栢舟今年及五十與鐸兄俱家京師七
載分符鞅掌王事墓田莫掃骨肉遠離七齡穉子
生未識父之面笄年弱女聘字未逸之門燕北吳
南零丁兩地此鐸之又一悲也嗟嗟君事視身國
事視家食祿受職分所宜然豈敢顧私恩而忘公
義第思昊天罔極之恩天顯友恭之愛與屬毛離
裏之情則不禁形影自憐悽然淚下矣嗚呼少保
公孤忠大孝爲國捐軀今之九原聚首歡笑一堂

則昔之所悲今之所喜鐸以祿糈養親闕河千里
燕山雲樹回首蒼茫上承
君命之隆懷念
國恩之厚惴惴慄慄如臨深淵則家庭骨肉之緣未
知何日而快生平之願也嗚呼古今如昨生死何
殊大造賦形同歸于盡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祝詞
告虔用將誠敬

吏治論

吏治之道存乎心吏治之效見乎行行之而欲見其
效必先行之而自信於其心心也者所以揆衆理而
應萬事端化原而澄治本也昔孔子曰道之以政齊
之以刑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政與刑非無效之
可言也而所得於民者免而無耻德與禮不期效之
遠致也而所得於民者有耻且格則本原之握要於
一心也不亦彰彰其較著哉今有爲政者理繁劇解
紛紜法立而必行令行而不撓可以名之爲才廣教

化美風俗法立而不犯令行而民悅可以名之爲德然而德非才不足以濟事才非德不足以成功是以吏治尙淸廉必有經濟以輔之而後不爲仲子之操吏治尙仁慈必有剛明以佐之而後不爲婦人之仁興利則當思利之可久除弊則當思弊之不生居之以和平行之以忠恕養民以惠而膏澤施於閭閻使民以義而禮讓成於風俗然後興學校以化導之講孝弟以敦睦之敬事而信節用愛人則吏治可以盡善抑亦可以盡美矣此皆操之以心持之以身施之於行見之於效舉本可以槩其末淸源可以疏其流以此報國則爲忠以此治民則爲惠不必恃才而無非才不必頌德而無非德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何必立異以鳴高逆情以干譽哉

康熙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杭太守李鐸著

民生論

爲政者以我之性而合乎民之性不狃乎民之性以合乎我之性則民性遂而民生安矣夫民之生非自生也有生之者也性者天生之身者父母生之順民之性保民之身則父母斯民者生之而已今人有患疾痛慘怛者非呼天則呼父母謂天與父母之皆所以生我也天與父母生之而不能使之無憾故不能不待補救於裁成輔相之人酌其盈劑其虛伸其屈直其枉先其急後其緩審其宜從其便此之不可不

亟講也民不能有淳而無漓不能有善而無惡其天性乎抑習俗之未可變乎此其風被之自下而操轉移之權者出之自上如民之所樂者壽考安逸也民之所苦者凍餒饑寒也上古亦有凍餒饑寒之民而民欣欣焉皆得其所欲後世亦有安逸壽考之民而民遑遑焉若不得其所求蓋以上古之凍餒饑寒者上有以予之安逸壽考而後世之凍餒饑寒者上未有所以予之也今也欲民生之和樂若熙熙皞皞之世則必去民之所苦而予之以安去民之所憂而予之以樂民患澆漓也則予之以禮讓民患刑法也則予之以慈祥庶則加富富則加教不違農時不妨蠶織則衣食之原具而禮義生也夫然後康阜則導之以節儉歉瘠則施之以賑恤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怠者則使之勤詐者則使之樸移風易俗惟我之使而又何習俗之未可變乎然此皆民之所欲民之所性而非上之所能強也故曰以我之性而合乎民非狃民之性以合乎我也夫焉有民性之未遂而民生之未安者哉

皆

康熙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杭太守李鐸著

重修江塘記

赭山巖門龕山皆爲錢塘江海門赭山巖門之間爲小門巖門龕山之間爲大門前此大門淤塞爲平陸潮水止經小門海潮所向在蕭山東岸而錢塘西岸晏如也百年以來居民漸就漲沙平土結廬而居餘者皆爲桑田菜圃仰給衣食康熙乙亥秋小門忽淤海潮直衝大門由西岸而上聲如雷鳴高至尋丈沿江沙地復淪于江衝壞居民廬舍及桑田菜圃之地而定山以北石塘決十餘所計

二百餘丈竊思沿江一帶久漲沙地延袤廣長自海昌至錢塘百有餘里即縻百萬金錢工難成就計今惟有亟修石塘以衛江岸保民居而已遂于九月二十五日禱于江神齋戒七日鳩工辦料買巨石集夫匠修塌決各口越月而竣事倘自今以後風濤屏息潮水仍經于小門杭民得復其故土使百姓安居而樂業然後太守之憂勞或可于此少慰也今方補苴初就惕厲不遑僅此爲民之苦衷惟

天知之而已工竣曷可無記故直書其事以俟後之君子

皆

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十一月朔日知杭州府事鐵嶺李鐸題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論

治地方者治其民而已矣治其民者得其上之心而已矣上之心得則民治上之心不得則民不可得而治治之云者以施之而得其平也顧願治之心同而致治之效殊何哉則以獲上與不獲上之辨也如獲乎上者行一令而上曰可則令得行也施一政而上曰善則政得施也令已行矣政已施矣然後吾得盡其心而民得被其惠夫乃得民安而物阜也此獲上之效也如不獲乎上者行一令而上曰不可施一政

而上曰不善格于衆論阻於紛更功敗於垂成業隳於已就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雖有其心莫成其美此民之所以難治也則不獲乎上之故也是以在下位者必使上之人信我而不疑任我而不惑親我而不忌推我而樂居其成功則我獲乎上而民亦終獲乎我矣何以使人信我而不疑則必感之以至誠何以使人任我而不惑則必練達而能斷何以使人親我而不忌則必謙和而不伐何以使人推我而樂居其成功則必通達事勢之宜而能善全其始終能此四者則又何不可獲之上而亦何不可治之民哉是必正本清源以養其學起敬起孝以盡其倫忠君愛國以矢其誠協恭和衷以交其友如此則民可得而治矣民可以治而上猶不獲非吾之所能知也

告

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望日杭太守李鐸著

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論

爲政者貴有以悅服乎人之心也吾謂能悅服乎人之心者不在能服乎易服者之心而在能服乎難服者之心夫所謂難服者何巨室是也葢巨室之位尊尊則其心不知所畏巨室之勢重重則其意有所挾持以不知所畏之心據有所挾持之勢是必將無所不爲以殃吾之民而亂吾之法爲政者將執法以繩乎抑骫法以聽乎將以聽之是無朝廷之法也將以繩之是怨之府而禍之媒也執之不能骫之不可值

乎此者雖日思悅服乎其心彼惟有怫然而已安望其畏我之威懷我之德乎則得罪於巨室固已有所不免也既得罪矣則巨室之家必百計以圖之善政立而謗言興名譽彰而詆毀起爲政之難莫難於此而吾以爲無難也是在盡其在我者而已彼夫巨室之家素爲小民之望豈不知詩書而識禮義謹廉耻而愛身名彼惟見爲政者不能正身以率物潔已以奉公然後敢於橫行而不知所忌殃民而不知所畏一旦見吾之純其心而端其守正其本而清其源公以生其明廉以生其威確乎其不可拔凜乎其不可犯望之而可尊瞻之而可法近之則可親思之則不厭雖欲罪之其何從而罪之哉然體貌之間則致其敬晉接之際則盡其文言之不及其私窺之不得其隙規於道義感以至誠方將相與以有成何必畏勢位之尊而懼權貴之重也乎

皆

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望日杭太守李鐸著

祭別宋少保岳武穆王文

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癸未朔越十有八日庚子

李鐸謹以香帛庶饈之儀致祭于

宋少保岳武穆王尊神之前而言曰惟神忠孝神

武爲萬古立綱常之大義靈爽同於普天瞻仰徧

於率土陟降於昭在

帝左右雖四海之遙古今之遠無時不照臨於上下

也杭州當宋室建都之地神之盡忠報國在於斯

第宅祠墓亦在於斯神所憑依於茲土必有惓惓

爲鐸荷

國厚恩四年守土每瞻祠墓彌切欽崇忠孝之誠激於夢寐嘗午夜涕零終朝三歎以爲生於人世受君父之深恩子孝臣忠皆爲分內必殫之責聖賢之教幽獨惟嚴神以孤忠大孝爲萬世子臣師表鐸得洒掃殿庭瞻拜祠墓夙誠既慰矢志彌堅四載之間不啻奉教於嚴師趨承於慈父也茲以去任還京驪歌在道雖神聖之靈聰無遠弗届欽恭之素志無往勿殷而西湖風物舉目天涯回首神居雲山千里鐸獨何心能不凄然悲泣耶嗚呼古今悲悼非鐸之私仰望棲霞能無戀戀謹備牲牢敬申祭別伏惟神聖昭格尚饗

祭別明少保忠肅于公文

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癸未朔越十有八日庚子

李鐸謹以香帛庶饈之儀致祭于

明少保忠肅于公尊神之前而言曰惟天地篤生

偉人則靈爽歷古今而不昧惟聖賢表建大節則

後世皆瞻仰而彌殷所謂曠百世而相感者也公

生於杭葬於杭祀於杭杭固公之神所式憑而勿

去者鐸幸荷

國恩叨守茲郡四年於今得拜公之祠瞻公之像敬

公之孤忠大節脩公之神墓祠宇 鐸 亦幸矣今一
旦奉調還京將去公之左右而遐征自茲風霜千
里滿目蕭然瞻顧吳山轉增悲咽雖老母之離別
七年今得承歡膝下
九閽之相去萬里今得依戀
闕廷手足離而復合父子別而重逢 鐸 願已遂夫復
何悲但異日者仰公之耿光大烈則想像可通瞻
公之遺像儀容則後期難卜低徊戀戀能不悲哀
嗚呼 鐸 今行矣道里遙遠山川阻長舉目三台蒼
茫天際願得見公於夢寐猶之見公於祠廟也悃
愊微誠惟公昭格嗚呼尚饗

臨別贈言

太守歸兮歸故鄉四年歲月情何長蘇公堤畔春草綠趙公輿前舞鶴翔爾民攀轅不忍別黃童白叟盈車旁乞我留題作銘佩慇懃致語摧肝腸憶昔初來蒞茲郡一江秋水滿錢塘爲爾勸農行阡陌爲爾廸訓陳義方爲爾課文築書院爲爾捍災修堤防爲勤民事頭顱白爲賑民饑筋力創幸爾風俗日淳厚家敦詩禮人表坊比戶絃歌盡絲竹文章炳蔚星斗光追呼不及閭閻下盈寧婦子慶倉箱稻花肥潤桑麻

腴四民安業九邑康覩爾民安余亦樂一朝話別寧無傷臨別何辭留一語須知爲善有禎祥

皆

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三月十五日鐵嶺李鐸

題

UEI